

第 十 六 卷

啓定十年  
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五年

南風

漢文  
越文

主筆 范 瓊

印刷所河內東京印縮

# 南風雜誌第九年上半年目錄攷

啓定十年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五年

## ●第九十一期 [西正月]

張數

## ●第九十二期 [西二月]

張數

桑滄淚史(續一).....一

人狽野蠻原因論.....廿一

朗誦法之研究.....六

萬里遠征記(續五).....廿七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羅城古跡詠.....十一

羅城古跡詠(續二).....卅一

萬里遠征記(續四).....十三

中華近事.....卅三

見聞錄(續前).....十九

見聞錄(續前).....卅八

★第九十三期〔西三月〕

張數

西山史論……………四一

(文苑)今語摘錄……………五七

見聞錄……………五八

▲第九十四期〔西四月〕

張數

既有整論……………六一

桑滄淚史……………六六

(文苑)桂山詩集……………七一

見聞錄(續前)……………七三

歷朝憲章類誌……………一

◎第九十五期 [西五月]

張數

讀安南志略書後……………七五

桑滄淚史(續三)……………七八

見聞錄(續前)……………八三

歷朝憲章類誌……………五

◎第九十六期 [西六月]

張數

陳朝平元之武功……………八七

明末義士魏九官逸事之研究……………九二

歷史上之金人……………九三

越文講義新出版……………九五

申相公仲儻逝世……………全上

見聞錄……………全上

歷朝憲章類誌……………十三

# ◎桑滄淚史(續一)

丁令威

## ▲帝殿凄凉

時西山頓兵鄭王府。凡府中貨寶錢粟。巨銃器械。一切搬運下船。又盡燒園府房屋。城內所存房舍。皆掛牌曰內殿冢臣。或右軍冢人。冀免抄掠。又京畿既破。百官星散。殿上祇候無人。家臣應對乖錯。阮惠乃請悉召文武諸臣。回鞠奉侍。畿內民現罹兵火者。發右園庫賑之。阮整因疏平日所素厚者。阮倪。潘仲藩。張登揆。汪士朗。陳公鏐。汝公瑱等。帝降旨召之。公瑱以疾辭不赴。帝命諸臣隨事與惠。酬應。倪藩等亦依違其間。凡事取決於整而已。

## ◎王姬下嫁

阮惠朝帝於敬天殿。獻兵民圖籍。翌日帝册封阮惠爲元帥。扶正翊運威國公。惠受册封訖。既而大聲謂整曰。我提兵數萬。一舉而定北河。尺土寸民。莫非我有。稱帝稱王。有何不可。元帥國公之命。於我何加。乃欲以虛名籠絡我耶。我姑受之。無謂我。得此便以爲樂也。整飭詞勸之。乃止。整知惠不滿意。勸帝以公主歸于惠。帝不得已。以玉欣公主嫁之。所謂涕出而女於吳也。公主年十六。美而艷。帝最所鍾愛。嘗曰。此女他日當嫁作王妃。不當嫁與尋常駙馬。至是竟嫁于惠。後公主隨惠歸富春。生一男一女。以病終。

## ◎驢演義民

又安豪目聞西山率兵南歸。相與起兵討賊。與賊鎮守阮如泰戰于劉安。適賊將武文任自海中引兵上陸。發大礮射之。民兵驚潰。嫩柳總民亦相聚扼險邀擊。西山于大惠山。賊兵漫山而過。民兵大

敗賊盡屠其民。男女死者十八九。東城縣黃場社武壁。石河縣忠節社阮進。亦起兵討賊。不克死之。初壁聞岳歸。引手下邀擊于仙李橋。賊不得渡。分兵從上流渡江夾擊。壁戰死。進則膂力過人。出入賊陣。迅速如飛。西山兵聞其名。莫不畏之。阮岳引兵往昇龍。時過又安界。見有數十人。赤身立道旁。各執竹筒杠子。嘯稱我們行商。被名進劫掠。去此不遠。岳使人尾之。到寂處。便各拔出筒中短刀。亂砍賊。始知爲進所誑。進又粧作舟子。候岳兵過河中流。鑿舟溺殺之。自是岳益懷疑懼。晝行露宿。不敢停宿民家。比至昇龍。軍士皆疲勞過度。不堪戰鬪。至是進又自挾短刀。伏于山路叢中。俟岳過刺之。賊前軍望見衣裾叢刺之。進脫身走。萬衆追之不及。進及兄寶出沒奇華海口。凡遇西山兵輒殺之。賊相戒遠避。後進與賊戰于歸合屯。中砲死。寶亦死。時人爲之語曰。阮進猶在西山必敗。

### ○詔書號召

初昭統帝以故太子之讎。與鄭家深不平。因聞西山尊扶之舉。慨然有一統之志。及西山南歸。帝甚駭愕。乃急召衆官入朝。謂曰。敵以空國歸我。縱有警急。何以制之。因分命皇親四出招兵。有衆數千人。分布皇城四面。又騰書召故家舊臣及各鎮豪目。起兵入衛。豪目等因咸以保衛爲名。招集兵馬。宇內騷然。無賴輩互相攻擊。終不可禁制矣。

### ★鄭樞慟哭

森之弟

西山兵既去。鄭樞森之弟入城居王府。與張詢楊仲濟等。欲擁衆爲變。會鄭樞表至。辭極溫婉。帝降旨召之。樞乃分部進發。與棣兵相戰于社壇射場二塢門。棣兵敗北走。樞入城先詣萬壽殿謁帝。叩拜盡禮。帝賜坐。溫旨諭之。樞辭出入居王府。見殿裏宮禁。頽廢殆盡。不勝今昔之感。因慟哭良久。

欲退居城外亮國府。家臣咸諫以爲時機不可失。樞乃留居府中之澤閣。帝命賚册封樞爲元帥輔政。晏都王。

●王府劫灰

鄭王既立。殿府又復分貳。百姓靡知適從。各懷觀望。時阮整在义安。帝欲倚整之力以拒鄭。乃降旨召阮整舉兵入衛。整遂率大軍北來。敗王師于青厥江。昇龍震駭。晏都王遷居楊舍。又轉遷于桂塢。帝慮王再來。或言焚王府。可以杜來路。帝然之。命皇親就王府。凡諸樓閣盡燒之。鄭氏自中興以來。基址一炬焦土。時人惜之。翌日整到京。請入朝。帝命百官郊迎。又悉陳諸道衛兵于西龍宮。及城外沿江一帶合六七萬人。駕幸西龍宮。整引諸道統將列校見于五龍樓下。按鄭氏總國政自太王鄭檢起己亥。終晏都王丙午。該十一主。二百四十八年。

●西兵重來

時西山阮惠遣武文任節制水陸諸營進據义安。又北取清華。乘勝而前。官軍皆奔潰。中外震動。阮整乃奏于帝。請自將討賊。遣其子沛亭侯將舟師五十餘般。盡載軍械器具。順流次于青厥江。復爲賊軍所敗。各自崩潰。爭相踐踏。委棄戈甲。遍滿道路。整與其子沛亭侯僅以數百親兵相隨。奔回昇龍。平旦賊始知之。帥師渡江長趨而進。

●帝奔京北

整至昇龍。與帝謀避敵。整力請帝幸京北。乃使皇弟維袖引兵衛皇太后及宮眷先行。帝騎象至整居。整跪迎。持帝手慟哭。帝亦泣。從臣莫不爲之掩淚。乃與整進發。渡珥河。從臣從駕多不及。各自奔

散。唯內侍親臣與武成道將校數十員。親兵數千。扈駕而北。行至睦市。賊忽追至。阮整被執。其子沛亭侯亦被刺死。賊軍急追。官軍四散逃。生不復相顧。土豪楊俊以殘兵數百迎帝及宮眷潛駐其地。糾集土兵。以爲後圖。

### ○慈宮請援

皇太后奔至高平。命藩兵等分兵據守界首。賊兵徑襲太后。遂携元子倉皇奔往龍州求援。龍州知府以事具稟兩廣督撫。兩廣總督孫士毅自廣東親至南甯。與廣西巡撫孫永清會議。永清曰。開邊大事。利害不細。請熟籌之。士毅曰。貢臣之難。不可不救。若倉荒賜隔。則九夷八蠻之臣事中國者。將安賴乎。乃召黎倘等問狀。倘等言。黎氏有國三百餘年。以恩惠結人心。以禮義培士氣。故雖叛逆僭干。而人心愛戴猶昨。只以鄭氏脅制。人情憤惋。西山乘釁。以扶黎滅鄭爲名。國人遂不之拒。不意彼既得志。愈肆猖狂。竊據國城。致嗣君播遷于外。由是鉏耨棘矜。處處並起。咸稱黎氏。不謀同辭。如蒙上國垂字小之仁。偏師壓境。爲之聲援。國人聞之。孰不興起。誓志復讎。想亦不至多勞朝廷兵力也。士毅乃遣湯鴻業護黎太后及宮眷等至南甯城安頓。

### ▲士毅南征

時孫士毅得報。遂上表略言黎氏貢臣。該嗣君例當承襲。不幸故國破滅。母妻款關哀訴。情寔可憐。清帝乾隆覽奏。語大學士和珅曰。安南黎維祚。雖未受封。然例當襲封之人。茲尙在國中自圖興復。國人懷舊。亦有可了之理。阮惠恃彊奪國。法所不容。宜命大兵四面會剿。明正其罪。著傳諭孫士毅。先行檄送安南。使咸知之。毅又續奏曰。安南中國故地。若復黎之後。因以兵戍之。是存黎而得安南。

尤爲兩得。清帝手詔曰。朕將伸大義於天下。扶綱常於屬國。安南之事。一以委卿。毅得旨。遂議大舉。提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之兵。刻期來援。先發檄數百道。令兩廣接界官宣發。

●清師敗衄

孫士毅檄各道兵分齊進發。共二十萬人。雲貴提督烏領雲貴兵。由宣光入山西。田州太守岑宜棟領田州兵。由高平入太原。毅與提督許世亨領兩廣兵數萬。由南關大路而進。三面夾攻。西山兵大敗。收復昇龍。帝請士毅乘勝長驅。直抵富春。一舉而定。使永無後患。士毅曰。皇帝遣我抵昇龍。復黎國。無直抵富春之命。不宜擅便。帝屢命平章阮輝宿再三懇請。士毅曰。歲聿云暮。何事倉皇。無急戰。瘦敵我正肥之。使自來送肉耳。乃撥兵築土壘于城外下寨。上自塢門下至河洄。連結屯堡。岑宜棟屯于城西之武舉場。號棟多日夜歡飲自如。略無攻守之意。

西山將武文任吳文楚敗後。馳書告急于惠。盛言清兵聲勢。惠大罵曰。何物吳狗。敢爾猖狂。自來送死耳。卽下令舉兵。諸將咸勸請先正位號。以繫人心。惠乃築壇于屏山之南。以十一月二十五日率其將帥並內外諸軍告天地。卽皇帝位。禮畢。盡驅在壇將士渡河。不復反顧。行令曰。凡我諸軍。肯戰者爲我盡殺吳狗。如不肯戰。看我一陣之間。殺數萬人性命也。不爲希罕。語訖。諸軍應聲如雷。震動天地。鼓角齊鳴。倍道而進。并以驛書告孫士毅。佯爲卑辭服罪。以驕其氣。是日大饗將士。且語之曰。今且先行元旦禮節。俟開春初七日入昇龍。再開宴筵。汝等各記吾言。誣乎否也。因傳令諸軍聽候。差派師至山南。惠寄書與士毅。罵之爲孫狂生。以除夕夜率精兵渡澗水。凡清人之遠斥埃者。掩捕盡殲之。以是絕無兵報。正月初三日。惠兵至河洄。密圍其屯。以軍筒傳呼。應者連諾。近數萬人屯中。

朗誦法之研究

不虞賊至。不戰自潰。惠乘勝長驅。連破諸屯。清提督許世亨。總兵張士龍。左翼尙維昇。皆戰死。士毅忽得敗信。倉皇下令撤軍北渡。過浮橋。敗卒擁擠。橋斷。死者以萬數。珥河爲之不流。惠驅兵入城。所服紅戰袍變爲焦黑。皆火藥氣也。岑宜棟屯在城西。聞清兵既潰。士毅北奔。援絕計窮。乃引大繩自縊于螺山。即今忠烈廟所在地親兵從縊者百餘人。餘衆四走。惠追擊之。擒斬太平。其走脫者乞丐於民間。至一年餘始盡陸續北還。

〔未完〕

### 朗誦法之研究

〔摘錄東方雜誌內陳廷傑原著〕

說文「讀誦書也」。徐鍇曰「讀猶瀆也。若四瀆之引水也」。是古人之於書無不熟讀成誦。若水之就下矣。讀之類有四。一曰諷。二曰誦。三曰吟。四曰詠。周禮春官大司樂「以樂語教國子。興道諷誦言語」。注「倍文曰諷。以聲節之曰誦」。按諷誦合言之則通。散言之則諷不過如學童倍書。不成腔調。漢志「太史試學童。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」。亦此義。若誦則須成音節。朱子說「誦之宜舒緩。不迫。字字分明」。可謂善於體會矣。說文「吟呻也」。如楚辭漁父「行吟澤畔」。學記「今之教者呻其占畢」。皆是詠。說文本作詠。歌也。亦作永。書曰「詩言志。歌永言」。永言長言也。長言之不足。故嗟嘆之。嗟嘆之不足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讀書而至於詠歌謳吟。眞所謂會心不遠者矣。以此觀之。讀之類。誦深於諷。而詠又幽於吟。然皆所以捕捉作者之心。藉吾聲以傳之。以抒其情趣焉。故古誦誦之音。今去古已遠。其法多不傳。但其故事往往散見於著錄中。今略尋繹之。猶可考見古人之誦讀餘音也。史記「三百五篇。孔子皆弦歌之。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」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「鄭伯享趙孟于垂隴。子展。伯有。子西。子產。子太叔。二子石從。趙孟曰。七子從君以寵武也。請皆賦以卒君貺。」

武亦以觀七子之志。子展賦草蟲。伯有賦鶉之賁賁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。子產賦濕桑。子太叔賦野有蔓草。印段賦蟋蟀。公孫段賦桑扈。漢志詩二百篇。遭秦而全者。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。此誦詩者也。世說新語王司州在謝公坐。詠入不言。分出不辭。乘回風兮載雲旗。語人云。當爾時。覺一座無人。又王孝伯言。痛飲酒。熟讀離騷。便可稱名士。隋經籍志。隋時有釋道騫善讀楚辭。能爲楚聲。音韻凄切。至今傳楚辭者。皆祖騫公之音。此誦楚辭者也。傳曰。不歌而誦謂之賦。此誦賦也。世說袁虎少貧。嘗爲人傭載運租。謝鎮西經船行。其夜清風朗月。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。甚有情致。所詠五言。又其所未嘗聞。嘆美不能已。宋明帝文章志。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。而少有鼻疾。語音濁。後名流多效其詠。弗能及。手掩鼻而吟焉。古今詩話。上官儀凌晨入朝。循洛堤步月。徐轡詠詩。音韻清亮。望之猶神仙。此亦詠詩者也。劉禹錫。竹枝序。竹枝。巴歌也。巴兒聯歌。吹短笛擊鼓以赴節。歌者揚袂睢舞。其音協黃鍾羽。末如吳聲。含思宛轉。有淇濮之豔焉。碧雞漫志。開元中。詩人王昌齡。高適。王之渙。詣旗亭飲。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。三人私約曰。我輩擅詩名。未第甲乙。試觀諸伶謳詩。分優劣。一伶唱昌齡二絕句。一伶唱高適絕句。之渙曰。佳妓所習。如非我詩。終身不敢與子爭衡。不然。子等拜列床下。須臾妓唱之渙詩。之渙擲揄二子曰。田舍奴。我豈妄哉。以此知唐伶妓以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。蓋常事也。此歌絕句者也。詞論。東坡居翰林院時。幕士有善歌者。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。對曰。柳郎中之詞。可令十七八女郎。按紅牙檀板。歌楊柳岸。曉風殘月。學士之詞。須關西大漢。執鐵綽板。唱大江東去。此詞藉歌唱而窺見婉約豪放之趣。觀此知古人之於詩詞騷賦。無不以吟詠爲抒發心情者。唯其法與聲不傳。甚可惜也。

書有宜瀏覽者。有宜朗讀者。如劄記以及典志通考等。只可瀏覽。如經子四史通鑑以及詩賦等。則必須朗讀。曾文正公論文「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。看者涉獵。宜多宜速。讀者誦詠。宜熟宜專。看者日知其所無。讀者月無忘其所能。看者如商賈趨利。聞風卽往。讀者如富人積錢。日夜摩挲。但求其久。看者如攻城拓地。讀者如守土防隘。」此言誦詠爲欣賞文學最要之方法。讀之既熟且專。則無不能作好文章。

讀詩與讀文聲調不同。讀文聲宜條暢。每段間須有停頓。使其易以明瞭。讀時聲須涵泳幽遠。須會得詩中意境。朱子曰：「讀詩正在于吟詠。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。如吾自作此詩。足以感發善心。今公讀詩。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。如做時文相似。中間之意。盡不曾理會得。濟得甚事。若如此看。只一日便可觀盡。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。而又不曾透徹耶。且如人入城郭。須是逐街坊里巷居廬臺榭車馬人物。一一看過方是。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。便說我都知得了一觀朱子之說。卽是誦誦之要在能領會詩文之一種奇境妙趣。此真可謂善讀者矣。今人之不重讀。或讀之不解其味者。皆是外看城也。」

今人看詩文。每不重讀。講文學者。只事解釋。字句若何峭鍊。格律若何嚴整。造言若何。創意若何。講文之能事畢矣。殊不知此爲文之色。而非文之聲。故篇中之諷諭抑揚。滄蓄淵雅處。則莫有能領悟者。且有因講解而將詩之意境全晦者。如楚辭「嫋嫋兮秋風。洞庭波兮木葉下。」王翰涼州詞「葡萄美酒夜光杯。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。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此作何解說。非吟詠之朗讀之。又烏能嘆發其旨趣哉。朱子曰：「大抵觀書先須熟讀。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。繼以精思。使其意皆」

出於吾之心。然後可以有得爾。」此言頗有理。讀文者可廢耶。總之文之妙。言語不能解釋。唯聲音可以抑揚焉。

中國誦讀雖講究。然多不傳其法。又無專書考究。故誦者往往各自為聲。有讀之不得其法者。其咿啞啁晰。頗難為聽。且全失篇中神韻。近世法國約翰柏來寺 (Jean Baise) 著有誦讀之藝術 (L'Art de Lire) 一書。說誦讀與研究方法頗詳。故略一介紹以爲吾輩誦讀之資助云。

柏氏之言曰：「誦讀有最要者三條件。一了解。朗誦時使人能悟會篇中之意趣。二感動。表現真理使人爲之感動。三怡快。詩文之美感由聲傳出使人聽之生一種快感。此三者亦即所以求自己之了解。感動怡快也。」其研究方法有六爲述如下。

一、聲音。因呼吸激動聲帶謂之聲。聲之高度曰音。故朗誦時呼吸宜平勻。不能急促。雖讀至激昂

高抗時。而一呼一吸亦以平勻爲要。如史記刺客列傳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至終已不顧一段。

二、字。一字有一字聲調。有宜長者。有宜短者。且聯讀幾字其音不可離散。如參差，窈窕，悄悄幽遠，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，

三、句讀。用「。」者，讀時亦表一句收束。用「，」者，表一頓或一讀。用「；」者，表含有幾個小讀之長

讀。用「：」者，表冒下文或總結上文。用「？」者，表疑問。用「！」者，表驚嘆。因標點符號之不同而

聲調亦異。如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：「抑又聞之：」「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；參之孟荀以暢其支；參之莊老以肆其端；參之國語，以博其趣；參之離騷，以致其幽；參之太史，以著其深；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。」「凡若此

者，果是耶？非耶？有取乎？抑其無取乎？」又讀詩與讀散文不同。讀詩之快慢有一定時間度數。讀散文

則宜疏緩。讀詩如唱歌。讀散文如說話。

因此吾輩可悟得讀詞之法。讀詞與讀詩又不同。詩之某句無論五七言。每一韻皆完成句法。如黃

山谷夜發分寧寄杜澗叟詩，陽關一曲水東流，燈火旌陽一釣舟；我自只如常日醉，滿川風月替人愁。劉長卿送靈澈，蒼蒼竹林寺；杳杳鐘聲晚；荷笠帶斜陽，青山獨歸遠；

詞則不然。詞之長短句中有

因音韻而加小讀而句仍未完者。

如東坡詞，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秦少游詞，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遠孤村。

讀詩與詞其聲調成一種整段和諧。散文可成片斷，自爲斷落。

四全文之表示。

最要者宜自然。讀法因字句所含之意義而爲差別。故有歡悅之文，有驚嘆之文，有憤怒之文，有嗚咽之文，有嘲笑狂笑歡笑之文，有怨傷悲怨愁悶之文。讀文時皆須有一種傳神之表示。且因文字風格不同，而讀法亦有別。即蕭洒文不能急促讀，莊嚴文又不能讀以輕也。

又表現道德意味，應帶有尊嚴之態。

如曾鞏徐孺子祠堂記。蓋忘已以爲人至義在於濟物故也。一段。

表現感情須活潑委婉。

如柳子銜獨厚潭記。孰使予樂居夷

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？

外尚有一讀法，即引用古人成言與原文讀同，假造他人談話口吻，則聲宜差別。

五動作。

聲調表示，可表文章之思想意境。但猶覺不足，最初須有面部表示。讀到憤慨之文，須面含憤慨之色。讀愁苦文，面色亦愁苦。其次爲手之動作，如讀至慷慨激昂時，手宜向上，但頭部不宜搖擺。

如韓愈張中丞傳後序。兩鬢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至此矢所以志也。一段。

六倍文。

切不可露呆板式，不求強記，須了解文之意味，表示方法及誦讀聲調與看書讀同。

凡此種種表示，決非有意模仿，是感覺文字意趣，自然流露。初學時可模仿，但不可帶做作氣，必歸之自然。最要者記憶讀上句不可想下句，又不可膽小慚怯，須富於嘗試性。

觀柏氏之說甚精確。雖中西文不同。但其法可相通。頗足為吾輩師法也。若就此而研究之。則朗誦一法可以傳遍國中。於文化亦頗有關係焉。

朱子尚有一說可以補證者。「大凡讀書多在諷詠中見義理。况詩又全在諷詠之功。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。一人唱之。三人和之。方有意思。如今詩曲若只讀過。也無意思。須是歌唱起來。方見好處。」此可見朗誦之功效矣。

大概散文與韻文結構全異。故讀散文宜散越。讀韻文宜幽遠。若詩則各體不同。諷詠固殊。吾之筆拙。實不能模寫其聲。姑藉東坡詩以表示朗誦之美焉。東坡聞鄰舍兒誦書聲。輦然已可喜。况風弦誦音兒聲自圓美。誰家兩青衿……可以侑我醉。琅然如玉琴。朗誦之微妙。概可想見。願吾輩學之。

### ●文苑

#### ▲古詩摘錄

##### ●羅城古跡詠

###### ▲太和山

嶺頭歷幾草花秋。佛寺鐘樓勝蹟留。曾是先朝臨幸處。故宮遙憶奉宸遊。

###### 小引

山在城之西太和坊。李朝為御山。車駕時常臨幸其地。山上有佛寺。寺前有鐘樓。住持居此。朝暮叩之。響徹霄壤。陳朝

仍之。皇朝聖宗皇帝又於山上建行宮。名太和宮。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### ●鎮武觀

數百年來古像尊。巍峨廟貌峙花村。神功幻化千身劫。長得風雲護法門。

###### 小引

觀在永順縣瑞璋坊。前臨西湖。與濃山相近。奉祀玄天上帝神位。至皇朝大元帥明聖西王始重修廟宇。內則重臺納日。外則鐘閣迎風。鑄銅為像。置于殿前左邊。奉祀文昌帝君。景興三十九年。水匪侵山南。命阮潘為左河東道督領。潘回龍城候旨。詣寺密禱。祈以默佑。成功後當拜謝。已而果奏膚功。潘以事奏聞。奉領銀錢修理殿宇。每遇試期。士子就館行文。祈禱往往靈應云。

★玉壺寺

(文苑) 古詩壽靈

地不蓬萊隱謫仙。依稀環珮傍花邊。大興門外仙蹤渺。難覓桃源認風緣。

小引

寺在壽昌縣左甲村。此處有土埠一堆。形似酒壺。李惠宗建嘉八年。命建佛寺于此。名為玉壺寺。後陳改為仙福寺。嘗有仙人婆娑于寺前。故名。聖宗皇帝幸寺行香。有一女見駕。避于牡丹樹下。帝命近前。見其雪膚花貌。傾絕人寰。命陪御輦。同至大興門。女曰。妾乃仙曹被謫。與陛下有夙緣。請暫相別。後會有期。言訖。駕鸞而去。帝思慕不已。命建望仙樓于大興門前。冀其再遇。而桃源路渺矣。莫時有北人娶婦于此村。村人祀于寺之左。俗名婆吳寺。

◎一柱寺

城裏花村村裏寺。李朝廷祐始經營。宮中允協熊羆夢。菩薩觀音果有靈。

小引

寺在永順縣一柱村。此地古時荒廢。未有村莊。高駢為安南都護時。謂是地為龍脊行處。命砌一銅柱于此。斷其龍脈。後村民居之。名一柱村。李聖宗春秋已高。未有儲位。夜夢至一柱村。見一觀音菩薩謂帝曰。此地最靈。銅柱斷傷龍脊。久矣。宜急毀之。國祚可延。觀葉否則已矣。言訖。遂帝上金臺抱

▲左望湖

仙童授之夢覺。命于村之西建寺奉祀觀音菩薩。改元延祐。因名其寺為延祐寺。毀銅柱。拔出壓符。次年遂誕皇子。

三尺神鋒起自藍。望湖一指寶龜合。劍光已共金光逝。時見金魚戲碧潭。

小引

湖在羅城內。湖之內一峯斜臥。為右望湖。湖之北一峯圓起。為左望湖。樹木蕭森。水光蒼碧。古時為珥河流域。有一溪通于珥河。李聖宗常建行宮于湖之南。為乘涼之所。又令鑿其溪寬五丈餘。以引御舟。陳時元兵入寇。命造戰船習水軍于此。名水軍潭。每值河水漲時。城中行路皆被水潦。乃命塞之。至皇朝太祖高皇帝常遣神劍于此。因名還劍湖。聖宗皇帝築一釣臺于湖之北。常買化龍魚數十尾。魚尾各穿一孔。佩以金環。放于湖中。因名金魚。每月望日。會百官于釣臺。宴飲。宴罷。帝及百官垂餌釣魚。何人釣得金魚者。有賞。岸上環觀。以為城中勝賞。

●威靈郎祠

人工無力控橫流。飛石空中夜不休。江上狂波能砥柱。神功高仰故堤頭。

小引

祠在永順縣安華坊。(今安阜)竹島湖之北。奉祀水神。

威靈即大王。皇朝永壽年間。河水漲溢。決安華坊堤。官兵不能築塞。乃設壇禱於祠前。夜間守堤官兵及民夫常聞有飛石之聲。擲于決處。平明視之。則宛然石堤。民得免水害。乃重修廟宇。給竹帛湖稅錢。以供香燈。歲年春首命官致禮。

●報天寺塔

百尺嵯峨峙帝城。安南四器古今名。寰區共挾甘霖澤。法像千秋濯厥靈。

小引

塔在壽昌縣報天坊。李朝聖宗崇修佛寺。建寺于此坊前。砌一塔臺。高百尺餘。形似山峯。名報天塔。乃安南四器之一。天旱時奉迎法雲。法雨。法雷。法電。四佛像于此寺。行禱雨禮。

▲國子監

數仞宮牆峙古今。四時花草樹蕭森。聖朝經理



萬里遠征記

(續四)

當余經過圓明園之時。憶及馬僮阮文涓故事。擬遊觀頤和園事畢。另於城內外遍尋故黎出帝君臣旅居之遺址。藉慰感懷。因於遊園之次日。即往尋各遺跡。顧一老人諳熟道路者。往訪國子監。此衙昔為黎帝及皇太后之駐所。俗呼為西安南營。至但見周圍房室皆古時建築。頽垣碎瓦。半帶綠苔。朽棟殘簷。皆呈古色。而國子監亦已荒廢。唯有斜陽掩映。及子規啼暮之聲。一若黎帝

萬里遠征記

規模遠。長與濃高珥水深。

小引

國子監在城之南。李朝得國後始建。凡官員子孫皆得入監肄習。學成補官。陳朝仍之。代有修理。皇朝聖宗皇帝重加修造。棟宇壯麗。正殿奉祀至聖文宣王。旁配七十二賢。及堯朝太學生。左右兩廡皆暨進士題名碑記。

●同天觀

故墟花草夕陽紅。李後山河杏靄中。幾度變遷桑海局。倏為寺觀修行宮。

小引

觀在永順縣安泰坊。蘇瀝江上。李朝扶聖靈仁皇太后所建。奉祀上真列位。後為元賊所毀。皇朝中興以後。修寺觀為靈仁皇后行宮。庚戌年鼓舞坊中村居民構造寺觀。迎回本村奉祀。

(未完)

楚狂

有靈見記者從故國新來與之嘆息前事。伸當時壹鬱不平之氣也。記者因覓耆老問舊營遺址。竟莫有知之者。只道安南營云者。乃昔時安南王之駐所而已。記者又往東直門羊管衚衕尋東安南營。乃舊時從亡諸臣之遺址。亦竟無所見。噫。星移物換。風景全非。霧慘雲愁。客懷曷訴。余徘徊不忍去。欲更於荒烟蔓草中。覓得一古物以爲此次旅行之紀念。然竟無所得。令余爲之大失望。余又聞正陽門外亦有一處稱爲安南營。乃黎帝初來時之駐所。但不知尙有何物可以攷證否。因又作一番訪古之行。冀有所得。蓋念及當時流離慘狀。故亦生好奇心。然亦不免空手而歸也。可恨已。又北京安定門內有孔子廟。亦與國子監相近。其規模碩大。迥非我文廟所能彷彿其什一也。當余來時。有守門者介紹入內參觀。見廟之左右多豎進士題名碑記。與我國文廟同。卽此一事而觀。知我國豎進士題名碑於文廟。係亦倣中國制者。廟中之大成門及大成殿。望之甚巍峨。其中所陳設物甚多。午門之前有一花園。名爲中央公園。乃民國初年所設者。公園原爲社稷壇舊址。近始換築公園。以供公眾遊玩。余購票入內遊覽時。見其中所陳設甚美麗。來遊之客。何啻萬人。觀此足知北京城之繁華及北京人之風趣。其爲一大國之首都。亦真無愧也。公園中處處排設長椅。以供遊客休憩。其他亭臺花木。如一幅畫圖。園之正中爲社稷壇。其傍有閱報室及圖書館。遊客觀玩既倦。則入內看閱書報。亦饒有清趣。陶然亭亦爲勝賞之處。著名已久。自昔公卿大夫騷人逸士吟詠於此。不乏其人。亭近右安門。與市廛遠隔。故甚靜寂。地勢又高出平地七八尺。旁有石階拾級而上。有橫額題曰陶然。字畫甚雄偉。余登高覽勝。興亦悠然。亭之北有一香塚。據父老所述。昔有一名士來京應試。屢不第。因盡將平日所著的文稿。葬成此塚。又有人云。此爲昔時著名校書某葬花之處。仍無有

何種碑記足爲攷證。只有一石碑題云「浩浩愁茫茫劫。短歌終明月。缺鬱鬱佳城。中有碧血碧亦。有時盡血亦有。時滅一縷。香魂無斷絕。是耶非耶。化爲蝴蝶。」試一讀此碑。又使人爲之惆悵。然不明記爲何人所作。並無年月。故遊觀之客亦茫然如也。

北京名勝最著名者爲三海。卽北海中海南海是也。自清乾隆時代畫爲皇家遊幸範圍。禁衛森嚴。城池分隔。唯得旨準入內參觀者始識此中風趣。其他則未嘗得踏足于其間也。民國成立。以南海中海畫爲總統府範圍。來住是問者又爲之增點綴粧飭。故其勝景決非北海所可及。南海又名爲太液池。水甚清冽。自新和門而入。適當其東岸。周圍亭臺殿閣。體勢新奇。華人的建築美術盡在是矣。由東岸環行而南。經一石橋便是瀛臺。瀛臺乃南海中之一小島。風景甚佳。不特臺閣莊嚴。又多佳木奇草。山水屈曲。似非塵境。昔西太后亦曾監禁光緒帝于此。噫。昔乾隆帝營築此佳處。意欲爲萬世歡樂之地。豈知數傳之後。便爲幽禁子孫之處。又安知子孫弗克世守。河海變遷。今日予等爲天涯淪落客。亦得涉足觀覽于其處。一念及此。知天道循環。世故推移。盛衰固如是。桑滄固如是。誰不爲之懼。不爲之惆悵也乎。記者徘徊立望。不覺多情之淚。忽泫泫然下。襟爲之沾矣。余又由寶華門出。經一園林。便望見中海。中海形稍長。亦多華麗建築。足以觀覽。外國人到北京試觀三海一遍。中國之名勝及美術之點。可以略窺一斑矣。

余又有一日散步於安定門外府學衎衎。見有一古廟。望甚巍峨。熟視之。見門前有橫額。題曰「文丞相祠」。問之。始知此處爲元朝時代柴市之遺址。而昔宋文丞相天祥公殉節之處也。及明初有名爲劉忠者。爲按察副使。建立此廟。其後明歷代常年遣使致祭。并塑遺像以事之。

余入內參拜。見遺像宛然如生。手持玉笏。笏面上刻「孔曰成仁。孟曰取義」八字。廟之正中有一橫扁刻「有宋存焉」四大字。又有聯一對云「南朝狀元宰相」「西江孝子忠臣」。香案前有一屏風書「正氣歌」全文。筆勢甚雄偉。爲余平生所未曾見。真可寶也。

噫。以公之大義大忠。使天下人代代香火奉事。予今亦得恭瞻古廟。炷香禮拜。慰平生崇拜英雄之念。可謂幸矣。况以身世而論。公生於五百年前。而其境遇心事。乃與後世人如是之酷肖。今余爲後世人一念及公之忠義滿腔。心事赫赫。不覺崇拜不置。崇拜不已。繼之以悲憤。悲者悲公生不逢時。只以一死了事。憤者憤時局推移。令以公之英雄而無用武之地也。而旁觀者見余如此悲憤。誤認余爲迷信者流。有何種特別心事。向公靈前祈禱也。噫。莽莽人寰。茫茫宇宙。知我者不知我者。余亦何暇與之論哉。余參拜畢。從廟正門趨出。見有一女郎迎面而來。衣服甚整飭。一望而知其爲大家閨秀。及近視之。始知其爲舊友。舊友爲誰。想讀者初聞之。當亦深以爲訝。蓋以余爲南方產。淪落天涯。而至於此。安從而有舊友。舊友而又爲一女郎。豈非奇乎。雖然非奇也。女郎非他。卽頃者京奉火車中相識的朝鮮李祥雲女士也。

女士頃在 山海關下車時與余握別。曾約在北京再晤。故余到北京數日。女士便來相覓。到余寓所數次不獲晤。偶在途中相見於此。彼此相對不覺嫣然大笑。寒暖數語。女士便介紹余到朝鮮會館。與其同國人相晤。其中有一人年紀稍長。似與余曾有半面交者。熟認之。始知爲余之忘年友金在泌君也。金君朝鮮咸鏡道人。少年舉進士入翰林。朝鮮亡後。便逃之中華。蓋有所謀也。十五年前。余遊金陵。落魄窮途。曾與之同寓一旅舍逾半年。時或泛舟遊於秦淮。或則携手遊明孝陵。同病相憐。

共嘗辛苦。分袂以後。各在天方。今偶相逢於此。甚爲歡快。因相與共浮大白。借長亭酒杯。寫遭逢中心緒。至夜深始歸寓。

翌日余偕女士往黃金臺。作小小覽勝之遊。在中國直隸省名爲黃金臺者有二。一在易州。乃昔燕昭王築以招天下賢士之處。故俗亦稱爲「賢士臺」或「招賢臺」。臺之傍多有古跡。一爲漢義士田疇祠堂。及高漸離故宅。荆軻館。樊於期館等。一在北京城朝陽門外。乃後人慕昔燕昭王築臺以招賢士。故亦建一臺於此。以擬之。雖僅有其名。而動人之觀聽者不少。每到夕陽斜照。登此樓而俯瞰。則慷慨之懷與天然之景。來往於心目中。令人徘徊不忍去。故金臺夕照。亦爲北京城名勝之一也。繼又往訪明朝女將秦良玉舊軍營。女將爲馬千乘妻。有智有膽。又善騎射。長於文章。常著男装。人望之。幾不知其爲巾幗者流也。天啓崇禎年間。常討賊有大功。初授總兵。後累陞至都督僉事。女將嘗統率四川娘子軍。號之爲白桿軍。住在北京城。俗因稱其地爲四川營。巴蜀人奉祀之於會館中。又聞四川女學校於此。門前署「蜀女界偉人秦少保駐兵遺址」十二字。楹前又有聯一對云「去勝國垂三百年。在劫火銷沈。猶剩數畝荒營。大庇北來桑梓地。二起英魂於九原。下看遼雲慘澹。應添兩行熱淚。同聲東哭海天涯。又有明莊烈帝御賜詩云「蜀錦征袍手製成。桃花馬上請長纓。世間不少奇男子。誰肯沙場萬里行。」李女士見之。洋洋有喜色。戲謂余曰「汝等鬚眉男子。類多好看。豪語自命爲英傑。及見之實事。一無所就。今觀此秦女將遺廟。想亦爲之破膽。尙謂我輩裙釵不能做大事業否。」余笑答曰「是是。請女士勉之。毋使秦女將專美於前。我等所深馨香頂祝也。」

攻綿花蘄蘄一帶。皆昔娘子軍屯駐紡織之處。其謀略之雄偉如此。觀此遺跡。想見當時顯赫事業。余不覺爲之汗流浹背。

又西直門外有一寺名萬壽寺。殿宇森嚴。金碧輝耀。爲北京城最大之名藍。昔黎綱從亡爲清君臣所騙弄。公獨不肯薙髮。被監禁於刑慎司監獄。監獄正與此寺相近。公每有機會得外出散步。便來遊玩於此。凡十有餘年。因時得晤從亡家人。細問國內情狀。今試觀公北行紀略一書。無限悲痛。昔余得閱此書之時。此萬壽寺已印入腦中。今復得到此。計余之來與公相去已百有餘年。此寺當與昔時無異。而世故推移。已不知經幾桑滄矣。不知今人將爲古人而悲痛歟。抑古人將爲今人而悲痛歟。余立寺前不覺潏然若失。多情之淚。又逐眼眶而來。一若悲嘆現今萬惡時代。不見佛祖再生。濟度衆生。使得享安樂之福者。

及余辭寺門而出。忽又生好奇心。欲憑弔各古逸士高人遺跡。研究人類生死之因果。行過陶然亭。見有古墳。墳前豎一大石碑。就近視之。見刻有「郭醉之墓」四大字。碑陰有記云。「辛丑之冬。聯軍出京師。有扶醉行歌於市者。則京西醉郭先生雲五也。先生名瑞。產蕩於義和團憤時政墮。墜人心。謬戾。則一寄於酒。悉團匪之所以廢亂京畿者。編爲歌曲。沿途演唱。聽者如堵。稱之曰醉郭。御史遣騎斥去之。先生行歌如故。然聽者亦稍稍知團匪之但能作賊。非果於滅洋也。吳縣彭君翼仲。偉先生所爲。授以通俗之文。俾迪頑蠢。先生得之甚喜。講益力。聲益肆。醉亦益甚。彭君旣以事遣戍。先生哭送之良鄉。因而大困。就養於貧民院。然無日不頌彭君也。迨彭君歸而先生疾病。語彭君曰。吾病略閒。行歸矣。是夕先生卒。年六十有九。彭君釀資葬之於此。嗚呼。因匪亂而有今日。而亂乃滋熾。果先生在者。歌哭不且更劇耶。甲寅春三月。閩縣林紆撰「噫以郭醉之志士。翼仲之義俠。林紆之文章。此一坏土。得此三名士。而千古矣。」

〔未完〕

● 見聞錄 (續前)

義園阮文桃抄錄

● 燐

景輿丁酉夏仲。夜微雨。至靈傑特羣山中。忽起三巨堆。其大如困。光照林木。堆中燐火結隊而出。入深山中。去漸漸微小而沒。如是者數夜。里人皆聚觀。有胆者或近卽之。更無所見。庚申亂後。余大父回貫。邑中屋基上。大木成拱。狐猪豺虎。出沒叢莽間。公借寓傍邑。斬茅鋤蕪。於村外墾田數畝。九月禾熟。鼠耗太甚。公夜巡境畔。持杖搖竹作響。以驚鼠。一夕夜半。兩燐如炬。從土阜中。出一巨燐。隨之。由直道行。抵茂悅土阜而滅。五更復自滅處起。由故道至起處滅。數夜不爽。公異之。潛當其行路而坐。是夜起滅如舊。但迂其途。傍邑而行。次夕踵其行處。則復從前路行。公欲窮其異。就所起處坐。以候其出。通夜寂然。是後不復見。

● 古鄒烈婦

婦山西慈廉人。嫁至靈古鄒阮生。己酉夏阮生病沒。婦年二十自縊以殉。辰余從舅陳璠寓其邑。爲烈婦建碑。命余記之。曰。人有三不死。忠臣也。孝子也。烈婦也。忠臣孝子。讀書識理者。或能之。然亦千萬人而一見焉。若夫身殉所天。等閒生死。轟轟烈烈。聳人聽聞。其爲千萬世所欽仰。當何如。夫人山西慈廉雲耕阮氏女。年十六。字古鄒先生。事公姑以孝。待親鄰以禮。得大家風範。生讀書未卒業。已酉夏遭疾不起。夫人慟絕者數次。三日滴水不入口。既喪。止於墓不去。公姑使幼妹彊之回。百方慰解。夫人不敢重違親命。強進一粥。陰謂其妹曰。小姑善事公姑。我早脫從郎。不負同穴盟也。卽起沐

浴更衣。夜即到阮生易簀之所。自縊而死。迨明。舉家驚懼。以禮合葬。辰舊巡按滇池陳璠寓其邑。謀爲夫人建碑。徵文於余。余不能文。何足以表夫人之大節。然見善不道。豈人也耶。惟夫三綱五常。扶持天地之棟幹。湘山帝女。陔下王姬。以一身爲萬古彝倫風化之表。千萬世觀之。凜然猶有生氣。自禮教陵夷。風俗頹壞。衛淫鄭蕩。辰出銀潢。張婦季妻。半由閨閣。而倚門獻笑。見金夫不有躬。不獨於平康教坊中見之。公然帶鬚眉披冠裳者皆是也。捨生取義。乃出於村里藁荆人。爲名教洪鐘。爲綱常木鐸。豈徒爲巾幗之高山景行。爲人子爲人臣聞風者亦當砥礪冥頑。勉勛名節。知貞姬之可慕。亦當知不正之女爲可羞。引而伸之。式型斯在。至如夫人之烈胆剛腸。如疾風迅雷。如堅金鍛鐵。直與日月爭光。與天地齊壽。又豈隆石能爲之久遠。顯誅能爲之鋪揚哉。謹記其事而爲之銘曰。泰山之重兮。鴻毛之輕。求止於義兮。匪牽於情。同穴相期兮。皓月爲盟。從容一死兮。雖死猶生。滾滾長江兮。萬派流清。岩岩峻嶺兮。千仞排青。松栢千章兮。傲雪孤貞。夫人之節兮。難得而名。乾坤長在兮。景仰徽聲。又吊之以詩曰。

裙釵一死。綱常在。

冰玉肝腸。鐵石心。

既不白頭成並蒂。

應從黃壤覓同衾。

淚隨洒處。留斑竹。

魂若歸來。化彩禽。

瞬息百年。只暮旦。

長留貞烈。愧冠簪。

縉紳多有詩吊之者。如副都御史定岳伯陳名案。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陳瓊。亦皆有詩致吊。不能盡述。

〔未完〕